

戴笠的幾個戰場(三)

費雲文

情報活動遍及南洋

自日敵宣佈不惜作持久戰爭以後，太平洋風雲日緊；戴雨農根據所獲得的情報，觀察國際大勢的動向；判斷敵軍可能在南洋掀起對英美的國際戰爭，以便攫取南洋物資。於是自民國廿八年開始，即對越南、泰國、緬甸、暹羅、菲律賓等南洋各地，密派工作人員組織並聯絡僑胞，預作情報工作的佈置。除了在軍統局內增設國際科，(先後由謝貽徵、汪暄、岑士麟為科長)負責海外組織的人事，和處理國際合作的交涉事宜以外；並且羅致國外僑領和第三國人士協力進行。同時，還在國家戰略的最高指導之下，以他個人的智慧與魄力，與國際間的政要，密商敦睦，尋求與國的聯絡合作，扶植僑團，促進國民外交；常常密派幹員，遠赴國外，或舉薦人才，出任外交使節，或運用外國人士，直接間接參加工作。海外僑團，在戴雨農的鼓舞與聯繫之下，為抗日工作，出錢出力，甚至有毀家紓難者。所以，戴雨農在南洋方面的展佈，對整個戰局，也有很大貢獻。

(一) 越南 越南方面，由於滇越鐵路由河內

直達昆明，為我西南對外交通運輸的要道；所以自民國廿八年一月，戴雨農即派方炳西赴河內建立情報組織。自當年九月，敵軍進駐越南北部以後；不但我國西南對外通路被截斷，而且敵軍尚圖藉武力的壓迫，強制的向越南搜括戰略物資與糧食，運回國內，支持其長期作戰。戴雨農為了打擊敵軍此一企圖，積極加強越南的工作，先後在海防、西貢、諒山、芒街、東興、順化等地，建立情報組、聯絡組和秘密電臺等組織；同時與中國國民黨海外部合作，建立中央各機關的「駐越工作團」，派軍統局的高級幹部邢森州(後任為王業鴻)為團長，統一協調，指揮在越所有的各項工作。另派「別動軍」第三縱隊的第一、二兩個大隊，進駐越桂邊境的龍州，支援越南工作；設法派人潛入越南，吸收華僑和越南青年來華，分別送入軍統局設在柳州的「越南工作幹部訓練班」和設在重慶的「南洋工作人員訓練班」，接受特種工作訓練，然後重回越南，從事秘密工作。

為了策動駐越南的法軍和越軍的反抗日軍，則與「戰鬪法國」的領導人戴高樂密取聯絡。戴高樂派那業鴻(戰後曾任法國外交部長)來重慶，與戴雨農會商；共同設法與越南的法國總督府

(屬於降德的維琪政權)取得聯繫，促使其在日敵的壓力之下，對掩蔽我國與自由法國的地下組織活動，作權變運用。

「中美合作所」成立以後，為了加強對越南的情報工作，曾和自由法國在北非的軍事領袖吉羅德將軍取得聯繫；由他介紹一位年輕的海軍英雄勞勃·梅利亞中校(ROBERT MEYMIER)携帶他的夫人(越南混血種，對越南若干政要，有親戚關係)和軍官七人、士兵廿人，於民國卅二年八月來華；準備與「中美合作所」合作，進入越南。

梅利亞中校對他的秘密任務是極具信心的，他計畫在越南發展情報網，向民衆宣傳，鼓勵抗日；可能時，並從事破壞騷擾日軍的運輸，有組織的以橡膠和錫等類禁運物資，經由邊界地區，運進中國。另一方面，他已經開始安排與越南境內的法國官員、軍事領袖、教會取得聯絡；希望能說服法國海軍官兵反正或把兵艦擊沉，破壞西貢海軍船塢，進而作盟軍反攻時的內應。

由於梅利亞中校信心的堅強和越南工作的急待開展，當是年九月六日「中美所」討論到越南問題時，決定幾項具體辦法：

1. 在南寧設情報總站，在中越邊境設七個分

站，與越南境內的法軍取得聯繫。

2. 梅利亞中校的人員編成「法越工作組」，應在十日內出發，進入越南，並與南寧方面的軍統局組織取得聯繫，以應付可能發生的緊急支援事項。

可是，美國戰略局在華的執行官霍夫曼少校，却認為越南工作，必需徵詢盟國東南亞戰區統帥蒙巴頓的同意，必需尊重戴高樂將軍的意見。因為，當時英法最大的顧慮，是惟恐中美對戰後的中南半島有領土野心；站在美國的立場，當然不願爲了越南工作，和英法去爭執，引起不必要的誤會。

儘管梅利亞中校的工作進入越南的事，受到很多阻礙；但於是年十一月，他還是毅然率領工作人員離開重慶前往越南，得到很多有價值的情報。

民國卅三年五月，美國戰略局的卡福林由印度返回重慶，突然宣稱梅利亞的組織，已經改由法國直接指揮，今後與「中美所」祇保持非正式的聯繫，而實際上法國已經將梅利亞調回北非。

由於戴雨農對越南工作的積極進行，法國人不與日敵合作，以及越南人民的不甘在日敵的脅迫之下，任其擄取奴役；所以，雖說日敵與越南一再簽訂協定，但是由越南輸運回日本的物資與糧食，不但不能符合日敵的需要，而且反而比戰前減少。同時，越南獨立運動，也日漸壯大蓬勃了起來。

(二) 泰國 自民國廿八年八月，即在曼谷建立情報組；後來，再派卓獻書爲泰國軍事專員，

組織泰國挺進隊，以對越南的工作方式，進行泰國工作。

泰國暹羅皇族世系，原與我中華民族有血緣關係；我國僑胞世居泰國，名甲天下。戴雨農曾多方與其皇族聯絡交往，洽商技術合作，當在泰北地區與緬甸交界之處，編組抗日游擊隊，共禦外侮。其時，泰國曾一度推行「大泰運動」，排斥外族，對我留泰華僑非常不利。戴雨農乃運用泰國皇族外戚的同志關係，遊說泰國政要，予以勸阻化解；協助華僑脫離困境。

民國卅年十二月八日，敵軍偷襲珍珠港，隨即正式以武力進佔泰國。泰國政府，在日軍的羽翼和控制之下，行使其政權，此種情形當然對盟軍不利；同時泰國的有志之士和熱血青年，也不甘心其國淪爲傀儡，於是自由泰國運動的產生。自由泰國運動的副領袖塞古安率秘書曾谷等來華，與軍統局密商合作，要求支持他已準備好的五個單位人員，配屬五個電臺，進入泰國，推展情報策反等秘密工作。

另有泰國駐美使館的武官卡宮春中校，曾在英國受高等軍事教育，任全泰防空司令等職。反對泰國傀儡政權甚力，也有一個小組織。由於盟軍準備反攻緬甸，希望能在泰國造成一種變亂局勢，牽制敵軍；於是戴雨農命令蕭勃在美就近和卡宮春以及美戰略局談妥合作事宜，然後決定以卡宮春爲泰國工作的負責人，挑選泰國留美學生卅人，率領來華，施以特種訓練，參加「中美所」，進入泰國，進行特種工作。該項工作計畫，得到我國以及美國聯合參謀本部，還有盟軍中印

緬戰區美軍司令史迪威爾的批准。

民國卅二年九月六日，戴雨農命令其最得力的高手軍統局的書記長兼任軍令部第二廳副廳長鄭介民、「中美所」的主任秘書潘其武，會同梅樂斯副主任召集有關人員詳細研究進行方法，當決定原則如下：

1. 泰國工作，同時支援卡宮春和塞古安兩個組織，但以卡宮春爲主，分途進行，相互呼應。
2. 卡宮春的一組，以深入泰國，建立組織，造成動亂局勢爲主要任務；軍統局派卓獻書輔助。卡宮春的人員，分成五組，每組由「中美所」派旅泰華僑二、三人參加，以爲嚮導，進入泰境，建立組織，展開情報策反和破壞工作。並在普洱設訓練班，加強軍統局泰國挺進隊的訓練，每期二百至五百人，每期二月，預計一年內完成四至六個突擊營的游擊武力；加入卡宮春組，進入泰境，展開游擊活動。

3. 塞古安的一組，則以寮國爲基地，進行策反和協助盟國登陸等工作。軍統局派邢森洲輔助指揮，加強其原有五個組的力量，展開工作。

4. 卡宮春與塞古安之間的聯絡配合，由卓獻書和邢森洲負責。

5. 通知在重慶的泰國代表阿倫親王，說明中美已聲明尊重泰國的自主主權，請其轉告英國政府。

此一「普洱進軍」計畫，得到戴雨農的支持，同時也爲史迪威爾所贊許，報告美國政府。但是自是年十二月起，卡宮春的活動改由美國戰略局的駐華代表卡福林指揮，他却表示：「戰略局

的訓練，不能超出卅人，而且限於情報工作，不能編訓部隊。」於是，此一計畫，無形中被擱置。

可是，對泰國的工作自亦不能因此停頓，十二月廿六日，中美雙方高級幹部會同卡宮春再行會商。戴雨農剴切闡明中國對泰國決無任何領土野心，僅希望在合作範圍之內，運用全力，以最大力量幫助泰國愛國人士，打擊共同敵人。卡宮春也表示當以泰國軍事代表的身分，在戰略局的領導下，受「中美所」的指揮，率同卅人的團體，進入泰國，發揮力量。於是戴雨農乃以卡宮春卅人，組成「泰國工作組」，偕同卓獻書即日啓行；先在普洱建立電臺，蒐集情報，然後深入泰國。後來，因為卡宮春赴美，而未能再作進一步的積極行動。

塞古安的一組，却在軍統局設在泰北的喃哪組協助之下，由塞古安的胞弟開章等率領，分成若干小組，分別潛入寮、泰，聯絡反日份子，準備策應盟軍反攻。

軍統局有一支游擊隊，也在泰國反日志士的掩護之下，挺進到緬北的山區，活動敵後；加上戴雨農在緬甸的情報佈置，對我軍反攻緬甸，有不為外人所知的很大貢獻。

(三)緬甸 緬甸，由仰光到臘戌有鐵道，由臘戌到我國雲南昆明有公路，為抗戰時期我國對外交通運輸的主要路線；戴雨農非常重視此一方面的工作部署。早在民國廿八年一月，即已建立緬甸組，以郭壽華為組長；後來情勢日急，戴雨農曾親自由臘戌率領電訊人員張我佛前往仰光建

立仰光站，以曾圖南為站長。並建立臘戌組，潘其武負責。敵軍進佔緬甸後，軍統局再陸續在緬甸的卑謬、東吁、曼德里、八莫、拜子、眉曲、班弄、干崖、密支那、晚町等地建立組織；並以干崖為前方聯絡據點，班弄為下流的根據地。為了配合盟軍反攻，再建立緬北游擊組，在雲南芒街設立聯絡機構，負責聯絡接濟。

敵軍攻佔仰光後，曾威迫華僑成立「緬甸華僑聯合會」。軍統局的仰光站知道此事勢在必行，以為與其讓邪惡小人出頭，狐假虎威的假借敵軍的名義，虐待僑胞；不如乘此機會，扶持一位愛國反日的長者出面負責，庶幾可藉以收到暗中保護僑胞利益，掩護地下工作的效用。於是，主動商請愛國老華僑白折章，故惹挺身而出，接受日敵羅致為會長。該會重要組織如調查、監察兩組，大都由仰光站的外圍同志擔任，僅僅仲裁組長姚伯助毫無關係。調查、監察兩組既係軍統局的外圍情報人員擔任，於是藉機清除平日作惡多端，不忠於國家社會的危險份子，假敵軍之手予以痛懲。並且為掩護地下工作的積極活動和維護僑胞的安全福利多所盡力。

民國卅二年十月，新由印度接受美式訓練裝備的我國軍一個師，進攻緬北敵軍之時，被敵軍圍困在胡康河谷，後動路線被切斷，僅賴美軍空投接濟，苦戰一月。軍統局先已由泰北滲入緬北山區的游擊隊，却即時向胡康河谷外圍活動，襲擊敵軍，阻撓敵軍運輸；並向我軍密報敵軍動態情報。加以美軍的支援和國軍的勇敢反擊，終於擊敗敵軍，安全解圍，奠定勝基。

在緬北活動的緬北流動組長王起龍和電臺臺長陳實，化裝夷人，與夷以打成一片；經常聽候命令，流動探報敵軍情況；以配合盟軍反攻作戰。民國卅二年十二月，王等發現在野人山狹河地帶，敵軍從孟光到滑老蘇，都有重點部署；滑老蘇的叢林中，隱藏一營新型坦克部隊；當立即密報戴雨農，轉知入緬盟軍。是月十五日，美軍機卅六架前往轟炸；王起龍在他的岳父（滑老蘇的頭人）蘇互迪的協助之下，在坦克營附近的山地施放火煙，指示轟炸目標。結果，不但敵軍的坦克營全部被毀滅，而且連帶被炸中附近的火藥庫，死傷達八百人之多。蘇互迪也因此被敵軍懷疑逮捕，壯烈成仁。

民國卅三年三月，盟軍乘勝反攻，我遠征軍步兵獨立第一團（團長林冠雄）擔任前鋒，卅八師及特種部隊隨後繼進，挺進到八莫伊洛瓦底江北岸，與敵軍隔江對峙。卅八師幾次以橡皮艇渡江，均被敵軍擊退，攻勢因以頓挫。

王起龍、陳實事先已流動到伊洛瓦底江附近蒐集情報，知道某處江底，有秘密暗道，（舖用很多二尺見方的石頭，很規則的舖在水下）可以用步行方法渡江。乃往訪林團長，說明原委，並且親加示範。林團長密報上級，因挑選長於游泳的戰士一百人，在王等的教導之下，秘密訓練十天。五月廿二日半夜，我軍對上游猛烈炮擊，吸引敵軍注意，以為我軍將由上游某渡口發動拂曉攻擊。而一百名戰士，却利用夜暗，循下游江底秘密渡河，安抵南岸；拂曉繞出敵陣以後，猛施突擊，敵軍駭潰，美空軍也適時大舉襲敵

。我卅八師，遂能乘勢順利渡江，一鼓成功。

民國卅三年，緬甸邊發生一件神秘怪事。敵軍徵用大批廣東臺山籍的工人，去緬泰邊界的幕爾鳴的南部做工，一去不返；究竟做何工程？為何無一人返回？軍統局的同志將此情形密報戴雨農。戴同時也接到泰國方面的類似的報告，於是下令仰光站設法作深入調查。仰光站在繼續被徵調前往做工的工人當中，吸收十人爲情報人員。付予他們蒐探內情的任務，並且指示他們事成之後，向泰國逃脫，到曼谷與周秀蘭所負責的情報站聯繫，轉呈戴雨農。爲了避免山區瘴疾的嚴重災害，特地由家開藥舖的藍就西同志，和太太是當地人的張我佛，組成設計小組。大批搜購奎寧丸，將糖衣敲去，將藥粉熬煮到布質褲帶上，隨身帶進山區；以避免敵軍的搜繳，如果疾發，即口含褲帶解毒。結果十人前去，祇有二人能夠順利逃脫，找到周秀蘭，說明敵軍係在利用英軍戰俘，中、緬、泰國的工人建築鐵路和桂河大橋，當將詳細地址和圖樣，交給周轉呈戴雨農。戴將此情報轉知美軍，於是出動大批飛機前往，作地毯式大轟炸，將桂河大橋和鐵路徹底炸毀。

(四)菲律賓、星馬

菲律賓方面，僑胞們熱愛祖國，當抗戰初起之時，即踴躍輸將的滙款回國，支援抗日；所有分佈非島各地的我國僑領，曾謀集合子弟，組織武裝，回國報效。但因遠隔海外，集體行動，爲形勢所限；於是乃化整爲零的返回國內投考軍校，俾於學成以後挾技報國。

民國廿九年，戴雨農預防敵軍南下南洋，即

派人在馬尼拉建立菲律賓情報組；其後，並作複式佈置。同時，並選拔優秀青年僑胞回國，予以特種訓練；然後遣返菲島，儲備爲組織游擊隊抵抗日敵的領導幹部。

日敵進攻非島，這批幹部即奮起組織義勇軍，協助美軍抗日。軍統局的地下工作同志，也領導一批青年華僑，組成血幹團，專門從事破壞敵軍交通運輸、槍殺敵酋和非島內奸的行動。等到馬尼拉淪陷，美國統帥麥克阿瑟將軍撤至巴丹半島，戴雨農的部屬仍然有王之和張××的兩個組織安然留在非島，與美軍保持秘密通訊，經常提供極有價值的情報。後來，盟軍反攻菲律賓，幾次兩棲登陸的重要戰役，以及掃蕩敵殘餘海空軍的行動；潛伏在菲律賓的軍統局的地下組織，都能適時覓報重要情報，送請美軍參考；而使美軍在知己知彼的情況下，獲得先制之利。戰後，美、菲兩國對戴雨農的謀劃運籌，無遠不屆，推崇備至；並以軍統局地下工作同志在非島英勇而突出的表現，殆爲始料所不及。

星馬方面，戴雨農瞭解當地情勢比較複雜；因爲蘇俄早已在馬來亞滲透有成，且已不斷在伸張其勢力之中。所以，當岑士麟建議運用著名僑領陳嘉庚關係，在星洲發展工作時，戴對他表示陳決不可信賴，將來戰爭結束，我共在星馬繼續擴張勢力時，陳嘉庚之流，定懷携貳。（後來陳果然投附中共）而應當另闢路徑，建立組織。自民國廿八年十一月起，先後建成星洲組（先由會廣勛負責，後改爲站，由岑家焯負責）、檳榔嶼組（以劉戈青爲組長）、星洲特別組、荷印組與

吉隆坡組。

(五)印度

當滇緬公路尚未被敵軍阻塞時，戴雨農早已在印度佈置工作，掩護我國工程技術人員，前往印東南地區，與盟方籌建中印公路的開拓。

自中南半島戰爭逆轉以後，戴雨農積極加強在印境的工作部署，曾對岑士麟下達手令，表示他的構想說：

「本局在印度之工作，東起孟加拉灣，西迄阿刺伯海，都應當密派人員，建立組織，對整個局勢，發生廠制作用；期能對歐亞兩大軸心國家在中東的會師，預爲防制。」

隨即特派幹員陳質平赴加爾各答建立工作站，並在全印度重要城鎮，廣建公秘據點；一面派員協助我外交部印度專員公署開展工作；一面以旅館飯店酒吧等設施掩護地下工作的進行。當時，軍統局在印的組織，遍及阿薩姆窮鄉僻壤的小村落、新舊德里與喀喇噹等大城市，甚至遠及錫蘭島和馬達加斯加。

日蘇協定簽訂後，巴基斯坦北方，隨時可能發生肘腋之患。戴雨農猶恐印度政局受其影響，發生不穩的趨向，乃舉薦陳質平爲我國駐加爾各答總領事，並介紹在軍統局國際科工作，長於外交的董宗山，充任領事館秘書；巡視印度北疆各地紛歧怪誕的土邦王族，多方籠絡。

此外，戴雨農尚顧慮到中印交通孔道和補給線，可能遭敵封鎖；所以再在加爾各答組訓一批海員，作萬一的準備。東南亞盟軍總部也派員與戴雨農協商合作，由軍統局選調能通英語和印緬

語文的同志多人，施以跳傘訓練；並派李漢元督率，赴中印邊區，空降敵後，裁制甘心接受日敵卵翼的印緬傀儡，有助於盟軍的順利反攻。

主持貨運充裕物資

民國卅二年，抗戰已連續進行了四年之時；敵軍對我實施經濟封鎖，儘可能切斷我各路對外交通，以待我之坐困。我祇有利用滇緬公路漫長的陸運，輸入物資。由於運費的高昂，物資的有限；以致大後方物價高漲，貨幣貶值達十數倍以上，大有民不聊生的苦況。蔣委員長深以為慮，乃有向淪陷區搶購搶運物資，挹注後方的經濟決策；並且於是年五月指定由戴雨農負責，囑其秉承行政院孔副院長（兼財政部部長）祥熙之命，切實辦理。

因為當時財政部已經設有貿易委員會，用以統制桐油、錫砂、茶葉等物資，並且辦理對外易貨；設有中央信託局，擁有大量資金與運輸工具，辦理對外採購事宜。經濟部也設有花紗布管理局，用以統制和購銷花紗布；設有工礦調整處，用以統制並調配五金器材。所以，孔副院長起先以為各種用以從事對敵經濟作戰的機構，已經應有盡有；祇要加強運用金融力量，支援這些機構就行了；而無再另行設立辦理搶購搶運專業機構，遂行經濟作戰任務的必要。

因此，戴雨農雖然已經研擬妥可行方案，一再向財政部接洽，遷延半年之久；但是職權既未確定，經費也無着落。於是，他於民國卅一年四

月，簽請改由貿易委員會辦理，他可以參加協助；也無結果。九月，他再向蔣委員長建議一項出入聯鎖原則，規定凡是輸出我所管制的物質，必需同時輸入我所需要的物資；用以限制輸出，獎勵輸入，而達到爭取物資的目的。十月，奉批示：「以設局辦理為宜，並須從速負責辦理」；當報由孔副院長核定名稱為「貨運管理局」，直屬財政部。於是戴雨農命王撫洲負責籌備，提出詳細章程則、計劃、預算；經過行政院會通過，於民國卅二年四月五日正式成立，由戴雨農兼任局長，王撫洲專任副局長，並在粵、閩、浙、皖等地，設立分支機構。

貨運管理局主要的工作為：

(一)管制對淪陷區物資的輸出輸入，用以增加後方必需物資的供應。

(二)發動並獎勵商民搶購搶運物資，用以配合並推行政府決策。

(三)自設業務及運輸機構，辦理商民無力經營的搶購搶運工作。

(四)破壞敵人的金融與經濟。

內勤設五處三室，管制處長趙永新、業務周濟文（並兼財務）、運輸黃榮華、總務郭斌、秘書室主任樓國威、會計丁兆麟、稽核張冠夫。

外勤則根據工作任務，分成兩種分支機構。負責管制任務的，稱為某區貨運管理處，並於各該區所管轄的重要據點，成立貨運管理站。負責自行經營搶購搶運業務的，則沿用我國商業名稱，稱為某某「莊號」。例如在豫皖交界的界首，稱為「興豫莊」，在柳州的稱為「桂泰莊」。處

設處長，分科辦事；站設站長，分股辦事；莊設經理。各莊經理受地區的處長指揮，密切配合，爭取物資。

原計劃在全國設立八個管理處，八個莊與若干管理站；而實際設置的，為(一)豫皖區管理處，設於皖豫交界的界首，處長王兆槐。(二)湘鄂區管理處，設於三斗坪，處長朱若愚。(三)蘇浙區管理處，設於龍泉，處長趙世瑞。(四)福建區管理處，設於南平，處長江秀清。(五)廣東區管理處，設於韶關，處長李崇詩。(六)廣西區管理處，設於柳州，處長楊繼榮。

可是，機構雖已設立，職權方面，僅與關務署獲得協議，由貨運局於接近淪陷區各據點，設置管制站，代行原由海關辦理的進出口貨品檢查。其餘業務，却未能同時順利進行。因為中央各物資管制機構，如貿易委員會、外匯管理委員會、工礦調整處、花紗布管制局，均為戰時新設立的機關，各有一套辦法，也視其職權範圍為專有的職權劃分上，一時極難獲得協議。而原來擬定的預算法幣三億五千萬元資金（經財政部核抵為八千萬元），也祇撥到一千萬元。此與戴雨農的構想：「以貨運管理局為橋樑，與其所有領導指揮的各地統一檢查機構，緝私處所的職權，相互配合；而使商民得到便利，各機關的工作效率和成果，得以不斷增進提高，進而獲致解除物資困乏的效益」，相差太遠。

是年六月底，戴雨農向蔣委員長提出辭呈，並呈明困難原因，以免「在其位而不能謀其政」

貽誤事機，辜負期望。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戴雨農親身經歷，而為他人所未能深切瞭解的為：

「查紗布為軍需民用在所必需，此次生在東南本可大量搶購；而紗布為花紗布管制局所主管，搶購之紗布，須按該局定價，交其收購。該局定價遠低於前方，賄賂之款，則不撥補；生之計劃為之停頓。桐油為東南過剩物資，曾擬輸出易貨；而輸出須經貿易委員會核准，並應向外匯管理委員會結匯，手續輾轉，費時兩月，尙未辦竣。現時江浙生絲上市，正可大量搶購；而生絲為復興公司統購物資，事前須向該公司洽商，始能辦理。洽商月餘，僅見端倪。此外，五金、機器、化學原料，須向工礦調整處報運，否則不能內運。幾乎每一物資，均有一主管機關；每次搶運，均須另辦一次手續。重複複雜，牽制疊架；而使一般商民莫知所從。生洞見時弊，於擬具「對淪陷區輸出入貨物比例結匯辦法」之外，並請求修改「戰時管理進出口物品條例」，意在調整權責，集中管制，力求手續簡單，便利商民，以期實現卅年五月三日鈞座手令統一指揮之政策。無如有關機關，視職權為固有，歷時半載，一再審查，尚無結果；公佈實施，不知何時？以此而言經濟作戰，對敵爭取物資；雖有智者莫能為力。以生愚魯，曷克有濟？」

而返視敵人之對我經濟作戰，不僅有系統、有計劃；而且動作靈敏，運用機動。以大東南省為指導機關，以中支那為實行機構，調用商人參加軍隊之經理部及經濟班。按照既定政策，因時因地，規定物物交換之比例價值。對此強敵，豈迂緩遲滯，消難牽制如我今日之辦法所能致勝？

蔣委員長把此一報告批交孔副院長核辦，但不准戴雨農辭職。

孔副院長看到戴的此一報告，才瞭解各種物資管制機關的辦法，竟使商民感到如此的不便，反而阻礙了物資的內流，的確應當趕快調查改善；於是，他批交財政部從速辦理，並且指定由資深的參事陳心銘負責主辦。財政部的高級人員，也因此對戴雨農的忠誠謀國，明察秋毫，寄予同情，深感敬佩。

為了切實而迅速的解決問題，戴雨農再令王撫洲提出一項「各物質機關權責配合調整改進辦法」，對原來提出的「輸出入貨物比例結匯辦法」略加修正，一方面仍然尊重各機關的法定職權，一方面使貨運管理機構能充份執行任務。其主要項目為：

(一)經各區貨運管理處站所辦理登記的輸出入物資，即憑此登記證通行無阻。並通知每項物資的主管機關，於到達後方時，再依法加以管制或收購。

(二)貨運管理局的業務機構所直接搶購搶運的物資，一律運交各該主管機構洽價收購，而自行處理。收購價格為實際購運成本，酌加管理雜費，而不加任何利潤或其他費用。

王撫洲將此一辦法交與陳參事，陳參事約戴面談，也深受感動。於是事情急轉直下，由財政部積極推動。除通過了實物比例結算辦法，及配合調整職權改進辦法，並撥發資金八千萬元外；另准貨運管理局就業務需要，隨時向中央銀行借款週轉。關於職權與資金兩大問題，雖未能盡如原擬的滿意解決，但大致已可使爭取物資的工作，得以進行。

在八年抗戰期中，物價上漲所反映的物資缺乏情形，也有幾個不同的階段。在沿海口岸失陷，對外交通斷絕初期，最缺乏的物資首為動力燃料的汽油，當時政府喊出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口號。其次則為五金器材及西藥。到抗戰後期，已經能用酒精代替汽油開駛汽車，加上玉門油礦已能生產汽油，美空軍來華後，隨時供應汽油，汽油問題已不嚴重。五金、西藥雖始終缺乏，也由美空軍來華稍微減輕了嚴重性。惟有紗布衣着，因後方產棉有限，紡織生產不夠，外地運來不便，而日趨嚴重。至於食糧類則後方供應不缺，價格雖也上漲，却遠遜於紗布。從民國卅一年以後，陰丹士林布成為囤積、儲蓄、保值的對象，幾乎具備了貨幣的功能，也因此更增加了需求，減少了衣料的供應。貨運管理局爭取必需物資的對象，雖甚廣泛，而在卅二年的情勢，則以紗布和五金器材為重要目標。物資的來源仍為上海、香港、漢口三個大商埠。不過香港的商運在戰時一落千丈，僅可能走漏些五金、西藥之類到內地來。漢口不過是上海的尾閘，真正具有重要性的來源地仍為上海。當時貨運管理局的分支機構的佈置，即係針對這一形勢設立處站、莊號。桂粵兩區爭取香港內運物資，湘鄂區爭取漢口及長江中部的物資，而豫皖區設界首，蘇浙區之淳安站則係由北、南兩路爭取上海內運的物資。

各地貨運管理處站設立之後，凡來登記的貨物，不僅免去各種管制手續的麻煩，而且得到協助運輸的便利。貨運機構成為商貨內運的保護人，商人稱便。而各管制機關則隨時接到貨物登記通知單，等候貨物運到，實施收購或管制，並未削減其法定職權，也感到便利。貨運管理局按月

彙集各地登記表報，編成統計，報告財經各部，瞭解淪陷區輸進物資情況。由於進口物資數量，月有增加，使孔副院長對於戴雨農辦理爭取物資工作，由懷疑轉而信任有加。半年之後，不但貨運局的資金週轉得到便利，而且財政部進而撥付了相當數量的黃金，交局向淪陷區拋售，以加強爭取物資的力量和信用。

除了協助商人搶運物資之外，貨運機關本身也運用各地莊號，自行購運非普通商行所能為力的大量物資；並且與商民合作，利用特殊關係，爭取大量必需物資。各地莊號自行搶購搶運的物資，相當可觀；其最堪稱道的，為與杜月笙合作，直接向上海購運六千件紗布一事。紗布每件約重四百磅，二千磅為一噸，折合起來，約一千二百噸，由上海經過敵偽佔領的淪陷區和不管地帶，運至漫長途程的後方，以當時運輸工具的缺乏，運輸的艱難，真是驚人的一件大事。只有戴雨農和杜月笙合作，才能辦到。

先是，自民國卅二年四月貨運管理局成立以後，戴雨農即與杜月笙晤談，鼓勵他利用上海關係，爭取物資內運。杜非常熱心，當即與留在上海與敵偽週旋的徐采丞取得聯絡；由徐設法從上海購到和運出大後方所急需的紗布。是年十月，徐辦妥此事，向敵人購到價值八百萬美元的棉紗。

關於棉紗內運問題，由上海用火車裝運，經京滬、津浦、隴海三條鐵路，至一荒僻小站十字河卸貨，由滬方負責。從十字河起由我方收貨，負責內運。十字河至界首共一百五十五華里，須用架子車裝運。架子車每輛只能裝運棉紗一件，假定能集合五百輛架子車，日夜一次往返，換人

踏駛，經八日時間始能裝運完畢。而這一段道路，正是所謂陰陽界或三不管地帶，必須取得偽軍及地方勢力合作。此是最可顧慮的一段途程。由界首至洛陽共三百八十五公里，有公路，可用汽車裝運，問題不多。由洛陽經隴海路內運，則為坦途了。

專為辦理棉紗由滬內運，由杜月笙組織一個通濟公司，他自任董事長，楊管北任總經理，徐子為任協理。（最初階段，貨運管理局的莊號不直接出面）對於通濟公司的報酬，當時言定為照貨價加管理，什費，押運費百分之三十。

後來認為界首運送，途程遠，費用高而危險多，所以改為以六千件的半數即三千件，先經由界首內運；另一半三千件，改由距滬較近，且可裝船水運的浙江淳安交貨。（當時貨運管理局在淳安設有管理站，站長為劉芳雄。）為接運十字河交貨，經界首內運的棉紗，通濟公司派經理楊管北前往辦理。他在卅三年春初，正值農曆除夕之晨，飛往寶鷄，轉赴界首。在新正月半左右，戴雨農親往界首部署。因為當時十字河一帶地區係偽軍郝鵬舉部防地，郝部經軍統局策動聯絡，正在待命反正中，自可盡力維護安全。所以三千件棉紗運抵十字河時，很順利的經界首運抵洛陽，裝車內運。另一半運往淳安的三千件棉紗，也在戴雨農親臨部署，以及徐子為的料理之下，由淳安貨運管理站點收後，就近交給東南戰區的軍需機關應用，不再內運。

貨運管理局的工作，由艱難而步入坦途，而且有了很好的績效；當然，戴雨農的魄力和辦法，為成功的最大關鍵，但王撫洲的策劃、協調，也有貢獻，為當時貨運工作不可或缺的要員。

當民國卅三年我軍在中原大戰失利以後，蔣委員長為了維繫地方人心，決定選任一批河南省籍的幹部，組織河南省政府，任命劉茂恩將軍為省主席。劉邀王撫洲回河南任財政廳長，王以為戴不可能同意他離去。可是當劉向戴雨農提起此事，戴却欣然同意；並且電囑王推薦繼任貨運管理局副局長人選。王提出三個人選；第一位是軍統局的資深同志，第二位是戴的友人，私交很好；而且也參與爭取物資的經濟作戰計劃。第三位是留學德國的經濟學博士，正擔任物資局副局長的張果為；但他從未與戴謀面，也與軍統局從無關係。戴雨農雖然兼任貨運管理局局長，但他工作很忙，除了大的方針計劃；一切業務，都依仗副局長全權處理，責任很大。何況，貨運工作還牽涉到作風和操守問題。依照一般官場常理習慣，這一人選，一定是為戴所熟悉，而且比較相知的人。可是，他却以工作為重，而因事擇人；請王徵求張果為的意見；張為戴的熱忱所感動，自願放棄物資局的現職，而以能追隨戴雨農工作為光榮。

由此一事，可知戴雨農的用人，完全以國事為重，廓然大公；站在國家全盤的立場上，儘量的拔擢人才，培養人才，而使每一個人，都能在國家的全盤需要上，適才適所的充份發揮才能，報效國家；而有助於發展其個人的事業前途，從沒有以他自我或者軍統局為中心，造成派系，形成壁壘；因而局限了人才的發展外流，或者拒人才於千里之外。正因為如此，所以他才能領導無數的奇才異能之士，從各方面為國家竭誠效力；而有抱負有作為的人才，也才能以追隨他工作為光榮。（未完待續）